



DUKU

读库

1003



DUKU

读库

1003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1003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80225-976-8

I.读… II.张… III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①I21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0)第111544号

读库1003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010-88441372

官方网站: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5×925 1/16

印张:20

版次: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976-8

定价:30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01-71	可可西里	刘鉴强
72-118	理想者袁庚	余昌民
119-150	金门今昔	商华鸽
151-168	金门·岛乡显影	蔡显国
169-184	绿色巨人	欧逸文(Evan Osnos)
185-221	世界杯野史	克 韩
222-253	乱世凌霄	蒋 蓝
254-289	德性	马伯庸
290-305	仓皇时世的阴谋与爱情	王 鹤
306-317	苦戏	余 斌

可可西里

刘鉴强

“好吧，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——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、有好也有坏的故事。”

——仁青桑珠

孤儿

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在同一时刻，做同一件事。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点，几乎全中国的人都站在哀乐中，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同时站在自己的人生拐点上。

在青海海拔四千六百米的草原上，长江上游通天河边，干部、牧民和学生整整齐齐站在索加小学里。高音喇叭里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严肃地讲话。十四岁的小学生扎西多杰手持木棒，与民兵一起守卫学校，防止坏人变天。

他偷偷抬起头，看见那位乡党委书记，一位满脸胡子的天津人，哭得脸上肌肉抖动。

扎西多杰左臂上戴着黑袖章，他对这黑纱很感兴趣，几天后都不想摘下来。后来《治多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毛泽东逝世，全县各族人民共

同戴孝、致哀。戴孝在藏族历史上是第一次。”

扎西多杰很早就知道毛主席。生产队里有个叫巴姆的女人家庭成分不好，扎西多杰钻到巴姆的帐篷里调皮捣蛋，巴姆吓唬扎西多杰说：“你再调皮，毛主席要打你了。”她指着帐篷里那张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油画说，“你看毛主席握着拳头，要打人呢。”

扎西多杰吓得跑出去，见到大人就说：“巴姆家里不要去啊，毛主席生气了。”

大人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巴姆说的。”

于是巴姆在生产队里遭批斗。

这是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治多县，“治多”是“长江源”之意，形成长江源头的许多河流汇集于此。由县城往西二百六十五公里，通天河边，就是无人区可可西里边缘的索加乡，南邻西藏自治区。“索加”是“灰色木桶”之意，出自此地一座同名的山峰。这里地广人稀，野生动物众多，野牦牛、野驴、雪豹纵横奔跑。

治多县是传说中格萨尔王妻子珠牡的家乡。昆仑山脉雄踞北部，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各条支流纵横交织，雪山耸立。唐蕃古道通过境内，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也从此穿越。扎西多杰长到快二十岁时，只见过草，不知道什么是“树”。

扎西多杰1962年出生于县城附近的牧区，在他出生前，治多县经过了数年的政治动荡^①。他出生时，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结束，国民经济开

① 《治多县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关于1958年有如下记载：

7月15日，治多紧急召开县委会、政协全体委员会议。少数部落头人拒绝参加会议，更多中下层人士缺席，县委副书记伊本干在会上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，劝导大家不要参与反革命叛乱，不要破坏社会主义改造，不要上坏人的当。

8月，玉树州人代会期间，发生了拉达百户出逃事件，囊谦千户等玉树二十五族头人全部被当场关押。

8月底，赛群尼玛一伙叛乱分子，突袭扎河肖格政府，并将商店财物洗劫一空。

9月15日，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治多。

11月12日，我平叛部队一举摧毁盘踞在贡萨寺院的百户日哇族人叛匪，没收寺院贵重财物移交政府。

11月15日，我空军侦察飞机被盘踞在当涌地带的扎武百户等叛匪击落，机上两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。

始复苏，政治生活略为宽松，治多县的秋吉活佛被特赦，他后来说服一伙叛乱者归降。

妈妈请秋吉活佛给孩子起名，秋吉活佛选了“扎西多杰”——“吉祥金刚”之意。妈妈喊儿子为“扎多”。

与整个藏区一样，治多县人度过了“文革”前平和的几年^①，用邓小平的话说：“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‘文化大革命’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。”^②

父亲于1966年去世，四岁的扎多跟着妈妈迁往二百六十五公里外的索加。那是刚成立的一个乡，因为治多县东部草场不足，要在西部另辟草场，那里荒凉偏僻，整个可可西里无人区都在其辖区内。

他们骑着牦牛，一个星期后走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，重新组织成各个大队：“八一”、“反帝”、“向阳”、“永红”。扎多属于八一大队的三队。他们丢掉了原来的部落关系，丢掉了寺院，丢掉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，扎多一直到近二十岁都不知道佛教是什么。后来他回忆，一位老人经常坐在帐篷外，手里拿着念珠，面带微笑地数着有多少只牛，多少只羊。扎多不认识念珠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天天玩“算盘珠子”，后来明白了，老人在念经，却装作数牛羊。

但远迁的人们没有摆脱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10月底，恢复不久的贡萨寺遭到彻底破坏。“文革”如一场火，烧过高山和草原，一直蔓延到这蛮荒之地。扎西多杰的妈妈是斗争对象，他有时夜里很晚才等到妈妈回家，看她偷偷哭一阵。批斗时，她被架到火炉上用烟熏，后来死于肺病，只有四十岁。

妈妈改嫁后生了个小女儿。继父懒惰，八岁的扎多就要干重活。一只母羊在山上产羔后，小羊站不起来，扎多要将它抱回家，但母羊保护羊羔，用羊角将扎多一下顶倒在地，扎多在草地上骨碌碌滚出去。他恨恨地冲上去顶着母羊，又哭又叫，又撕又咬，嘴里咬满羊毛。将母羊逼

① 1963年10月，治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，“会议纠正了几年来工作中的失误，甄别处分的干部，释放错捕错判的群众，安置民族宗教上层人士，开放寺院”，并“总结了平息反革命叛乱中扩大化问题”。——《治多县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② 《与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（1980年8月26日）》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，《西藏工作文献选编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，第318页。

走后，扎多抱起小羊就跑，母羊旋风般追上来。扎多放下小羊，拿起石头将母羊打跑，再抱起小羊狂奔。母羊在后面低着头，羊角对准扎多，利箭一般“嗖嗖”地追上来。

回到家，妈妈夸他：“我儿子真了不起，是个男子汉啊。”

扎多盼着妈妈夸奖，而妈妈从没让他失望：“扎多把牛羊赶回家的时候，我看牛黑压压的，羊白花花的，好整齐啊。”

扎多挺高了胸脯问：“战德扎西在做什么？”

“他还在尿床呢。你是大男人了。”

战德扎西是生产队里一个小男孩儿，扎多从与他的比较中得到自信。妈妈一夸儿子，扎多就高高兴兴唱着歌上山放牛。草原上有熊，有的石头越看越像熊，扎多害怕，妈妈说：“没事，我看着你。”扎多甩着手大步走出去，觉得妈妈一直在看着他，他走啊走，翻过山了，好像也没走出妈妈的目光。晚上，筋疲力尽的男孩儿回到帐篷，妈妈又一通夸奖。儿子问：“战德扎西在做什么？”

“他还在尿床呢。你是大男人了。”

妈妈生病了，人们拉着她去乡医院，后来要到玉树州州府结古镇开刀。州上？那是多么陌生遥远的地方，听说要走十天才到。

扎多去乡上卫生所看妈妈，见妈妈睡在床上，枕头边有糖果和苹果。那是他第一次见苹果，妈妈一直为儿子留着。扎多啃着苹果，妈妈拉着儿子的手，微笑着看他。

牧民们拉来两头犏牛，犏牛是牦牛与黄牛杂交所生，躯体比牦牛高大。人们在两头牛中间扯上绳子，做成担架，将妈妈抬到担架上。扎多抬头看妈妈，妈妈像被两头大象夹在中间，那恐怖的印象一直留在他记忆中。一头犏牛名叫“左果切”，全身黑黑的，像绸缎一样闪着亮光，那曾是扎多生父的坐骑。

妈妈要走了，她努力撑起身子，给儿子一个笑脸。在儿子眼里，妈妈是那么聪明快乐的人。扎多曾抓过一只鸟，妈妈劝儿子放掉：“小鸟多可怜啊。”但扎多怎么也不愿放。“那你把它打死吧，”妈妈指着远处一块石头说，“扔到那上面。”

扎多生气了：“好！”将鸟用力朝石头扔去，小鸟扑楞楞地飞走

了。妈妈哈哈大笑。

现在，快乐聪明的妈妈要离开儿子了。扎多大哭着看妈妈远去，两只犏牛渐渐消失在望不到边的草原上。

继父和妹妹陪妈妈去了州府结古。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，通天河的冰要化了，继父和妹妹还没回来。有一天，一群牧民来到扎多的帐篷，女人们给扎多换了一身新衣服，上衣没有纽扣，女人们用线给他缝起来，一边缝一边哭，并轮流把扎多搂在怀里，泪珠落到他的胸前。男人们不说话，默默地送毛主席像章给他，在他的胸前和衣袖挂满了“毛主席”。

帐篷小学里，一位“幸福老师”不许孩子们唱歌，孩子们安安静静的。

扎多没有哭，他突然冲出人群往山上跑去。他坐在山坡上，盯着东方，那是去结古的路，除了大山，就是萋萋青草，妈妈就消失在那草原深处。他知道妈妈没有了，但不知道死是什么，草原很快隐入黑暗中。

“以后还能找到她吗？”他痴痴地坐着，眼睛盯着那巨大的黑夜。

初夏，继父与妹妹回来了。继父苍老了很多，整天躺在帐篷里，草原上有人唱歌，他愤怒地冲出帐篷，要和人拼命。

扎多讨厌他，偷偷溜出帐篷，继父跑过来抱住他，痛哭起来：“你不要走，你妈妈临死时说，不要让你们兄妹分开。”

扎多冷冷地挣脱开。“妈妈会不会被他卖掉了？”他想。等他长大后到了结古和西宁，见到街上讨饭的老太太，他总会多看几眼，心想：“这会不会是妈妈？”

扎多再也没有妈妈了，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夜里。他早早睡下，往往半夜一下惊醒，睁大两眼，知道又没梦到妈妈。他把枕头换个方向，再躺下，心里喃喃央求：“妈妈，到梦里来看我……”

流浪

为了扎多，继父布多不要命了，他要横渡通天河。

妻子去世后，他想离开这伤心之地，去投靠曲麻莱县的亲戚，而继

子打死也不跟他走，布多于是作出惊人决定：游过通天河，到河对岸的措池村找亲戚收留扎多。

在八一大队的历史上，没人渡过通天河。通天河不是窄窄的一条河，而是许多条河连在一起，漫在高原上，如同一个湖泊，有时宽度超过十公里。人们只能等到冬天结冰时过河，但继父没耐心，骑着一头牦牛消失了，人们说：“布多肯定被水冲走了。”

两个月后，他居然回来了，令牧人们惊喜。原来他过河时将绳子一端系腰上，另一端系牛鞍上，扯着牛尾巴被牛带过河。

继父带来河对岸扎多的一位表哥，这家人心地善良，愿意收留扎多。表哥告诉扎多，那边有白面吃，有牛有马。扎多跟表哥踩着通天河上的冰走，他的毛袜子里满是虱子，藏族人有句话：“谁的袜子里虱子多，谁就要离开家乡了。”

骑着牦牛走了三天才到措池村，亲戚一家对扎多很好，但过了几个月，扎多待不下去了，他想妹妹和小伙伴们，想那头调皮的牛，那头牛老走在牛群前面，是牧人们所说“喜欢走路的牛”，最讨厌，因为它引着牛群到处乱跑，但扎多喜欢它。他还想念家乡的嘎瓦拉孜山，意思是“白色的神山”。扎多想家想得发疯了，他常常跑到山上伸直脖子往家乡看，可群山挡住了他的视线，只是偶尔看到通天河远远闪着亮光。

继父两年后从曲麻莱骑马来了。扎多不想靠近他，继父对扎多说：“帮我去喂马吧。”扎多不情愿地跟他走出帐篷，走着走着，继父忽然哭起来，吓了扎多一跳。继父擦干眼泪说：“你妹妹想你，那天她一定要过一条小河，说过了小河，就能见到哥哥。”

扎多的眼泪一下涌出，“好，我跟你走，去找妹妹。”他们半夜偷偷跑掉，继父顺手偷了人家几头牛。那本是扎多来时带的，是扎多的财产。

他们过冰河后听到一个消息，家乡的牧民外出驮粮食要经过此地——索加乡没有农耕地，时不时派驮队出去买粮食。扎多赶着牛，大睁着眼睛，生怕错过驮队，在一条大沟里，他远远地看见了驮队。就是他们！

扎多撒腿跑过去，眼泪奔流，似乎要投入妈妈的怀抱。

家乡的人们见扎多来了，欢声大叫。扎多抱住他们再不放手，“我要跟你们回家！”他一遍遍地大喊。

家乡人劝继父说，明年到曲麻菜送屠宰的牛羊时，会把扎多带去，继父到县城来接。继父没办法，一个人赶着牛走了，扎多兴奋地跟着大人们回家。几天后，走着走着，突然见那白色神山嘎瓦拉孜远远耸立，扎多的眼泪一下涌出。

没人能解释藏人对家乡的热爱，就像无法解释对母亲的热爱。许多藏人对家乡的感情异乎寻常的深厚，这也许来源于独特的藏族文化：与现代社会相比，他们的生存不仅更依赖于自然的馈赠，而且与自然有更亲密、和谐的关系。不必说通灵的牛、马和狗，就是山、水、树木与草原，也被藏人赋予独特的内涵：它们也是生灵，是人类友好的邻居。还有，藏人之间的友好互助，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依恋。

但对扎多来说，也许有更直接的原因：他在这里失去母亲，他对母亲的回忆，全部展现在这些高山和草原上。他只有站在那里，才能活生生地看到母亲。

等扎多走到山前，天已黑了，全村人正在开会，见扎多回来，许多女人哭了，上前摸摸扎多的衣服，拉拉他的手，请他住到自己家里。扎多高兴啊，他所有的小伙伴都在。“我再也不走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扎多后来看《三毛流浪记》和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觉得自己的乡亲太伟大了。他虽是孤儿，但从没挨过饿，如果不是那些藏民，他早饿死了。

在一年的秋天，二队的一个老太太收留了他，她是扎多生父的亲戚。

妈妈在世时，村里动员孩子上索加乡小学，那是遥远的地方，一年只能回家一次。扎多求妈妈让他去，妈妈笑着说：“你自己连腰带都系不起来，怎么上学？”藏袍要用腰带系，那很复杂，对孩子来说尤为可怕。

扎多只好上村里的帐篷小学。有位老师让孩子们用汉话喊他“幸福老师”，孩子们害怕“幸福老师”，有时候他不在，孩子们在帐篷里打闹时，他在隔壁喊：“我看见了啊，我看见了。”孩子们立即鸦雀无声，以为他真看见了。

扎多崇拜“幸福老师”的儿子索南达杰，他长得高大魁伟，当时在西宁读书，放暑假回家时，常在帐篷门口吹口琴，引得孩子们好奇地围观。有一年他回家，喝多了酒，脸红红的，要骑一匹烈马，一群牧民围着他劝阻，索南达杰直着脖子叫：“为什么不行？我偏要骑！”

他从牧民手里抢过缰绳，跨上马，一人一马像旋风一样扑出去。牧民驯马时一般小心翼翼，慢慢地调教马儿，但索南达杰在马上大呼小叫，马一会儿前腿立起，一会后腿猛踢，但马跳得越凶，索南达杰叫得越欢，最后那马慢慢停下脚步，被他驯服。

扎多觉得这人真有意思，又倔强又英雄。索南达杰穿着白衬衣、蓝裤子，一身汉装，似乎代表着那个外面的世界，令人高不可攀。要到那个世界，读书是唯一的途径。

扎多渴望上索加小学，收留他的老太太便让他赶着一头母牛，交到学校牧场。学校就用牧场养着学生。

索加小学的孩子轮流为学校牧场放牧。扎多放牧时，一只两岁的牛犊丢了，后来发现被人打死了，埋到草原上。无产阶级代表找扎多谈话，要他认罪，扎多发誓说不是他干的，但他从此有了坏名声，一个女同学给他起外号“亚苏”，意指“两岁小牛的杀生者”，扎多受了冤枉，恨得要死：“我要把她干掉。”

他寻找着机会。女同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，一直藏在宿舍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抵挡不住电影的诱惑，出来看《闪闪的红星》。扎多一直卧薪尝胆呢，远远跑到她后面，风驰电掣一般冲过去。这一招是跟打架的公羊学来的，公羊打架时，大家先分开，然后相对冲过去，羊角“砰”地撞在一起。扎多将头“砰”一声撞到女同学背上，她被撞出好远，晕死过去，学校里一阵尖叫声。

小女孩博雷和妹妹是老师的宠儿，她们衣服干干净净、完完整整，而且带来的奶牛最好，老师经常夸奖：“你们看，博雷的父母送来了最好的奶牛。”而扎多的牛是最瘦的，这让他很自卑。

这一天，作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扎多到二年级要威风，命令大家遵守纪律，当然，顺便炫耀一下丝绸红领巾，别人的红领巾都是布的。博雷没有在乎他，低头揉着一张羊羔皮，扎多对受到的蔑视极为恼火，对她

喊：“你给我站起来！”

博雷站了起来，一扬手，把羊羔皮扔到扎多脸上。扎多大怒，直追过去，博雷跑到一个老师家里躲起来，扎多在门外喊：“你出来，我打死你！”博雷在窗口冲扎多做个鬼脸。

十多年后，博雷成了扎多的妻子。

通天河冻了又化，化了又冻，1979年，索南达杰来了。索南达杰现在是县民族中学的老师，骑着马来家乡招生，一个星期后，他宣布录取扎多在内的四个学生。博雷第二年也考来了，她很胆小，扎多热情地教她学校里的规矩。

扎多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学校的伙房。伙房隔壁是牛粪房，有灶里扒出来的灰。扎多夜里带领同学，脚上穿不同号码的鞋，手上也套着鞋子爬进牛粪房，造出很多人进出的痕迹。他再用软铁皮捅开伙房门，先把桶里的清油倒掉一半，然后大肆偷牛肉。有家庭的人才对清油有兴趣，学生不自己开灶，所以按道理不会偷清油。他的迷魂阵效果不错，炊事班发生内讧，彼此怀疑，吵成一团。

几年后中考，扎多考了玉树州第一。因为治多没有高中，他只有考中专，只要上了中专，就有城市户口了，这个孤儿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变。他想进公安学校，但个子矮小，最后填了青海邮电学校，学校在西宁，他将面对一个更大的城市。

去西宁前，扎多又回到索加。他是二十岁的青年了，虽然矮小，但眉清目秀，白衬衣、蓝裤子，一个文化人的样子。一个老奶奶在帐篷里给他煮奶茶喝。流浪时，这位老奶奶也收留过扎多。老奶奶看他喝着奶茶，忽然哭起来：“你真的长大了！你妈妈要是看见，会多高兴啊。”

长江源的年轻人

1987年，扎多毕业分配到玉树州邮电局。但他不认为结古镇是他的家乡。这个在治多县城以东二百公里的地方，是玉树州府所在地，这儿唯一让他感到亲切的，是可以让他想到母亲，母亲与他分别后，来到这

个地方治病，并消失于此。

扎多要离开这里，回到老家治多，他需要爱情和家。

牧区的孩子早恋早婚，扎多在治多中学的时候，他旧时的伙伴，那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，早开始在夜里钻女孩子的帐篷了。听说扎多居然没有钻过帐篷，伙伴们笑他“肯定有问题”，但扎多自认“胸怀大志”，喜欢背着手，像领导一样走来走去，思考重大问题。

1985年夏天，扎多从西宁回索加过暑假，正与伙伴们玩着，忽见一女子站在眼前，美丽优雅，不是博雷是谁？那个将羊羔皮扔到他脸上的小姑娘长大了。

博雷有点羞涩，小声地问：“放假了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扎多忽然被这个女子震慑，说不出话来。小学时，她对她颐指气使；中学时，他像对小妹妹一样照顾她。两年以后，一切全变了，她成了光彩照人的姑娘。扎多不敢直视博雷，说话装模作样，语无伦次，心头突突乱跳。

他仓皇回到朋友家，呆呆回想博雷的样子，特别是她的白衬衣领子翻出来，那么俏丽清秀。一想到博雷那迷人的白衬衣领子，扎多就要犯心脏病。

伙伴们不难看出大人物扎多陷入爱情，鼓励他立即“钻帐篷”。朋友的父亲是做木匠的，朋友为扎多翻出一张纸，又找出父亲的木工铅笔交给他：“快给她写信！”

心如潮涌的扎多根本不需要怂恿，他骑在木匠的长板凳上，像做木工活一样，横平竖直写下他的第一封情书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信含蓄却明了：“你愿不愿意发展我们的友谊？”

信托人送去，博雷那边没有回音，扎多心神不宁。事后证明，博雷的沉默不过是女儿家的羞涩，那个戴丝绸红领巾的索加小学大队长、治多中学趾高气扬的学生会主席，是她最心仪的男生。在扎多连续做了几次“木工活”之后，事情朝他期待的方向发展，两个月后，他就敢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——1985年9月20日，他从西宁给博雷写信说：“我对你的爱是义无反顾的，如果你对我们的关系的看法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突变，而且有信心永久我们的关系，那么请考虑一下……”在如此多的铺

塾之后，他郑重提出要求：“能否给我寄一张你的照片？”

在结古镇工作两年之后，扎多调回治多县。扎多没有一分钱，博雷带着八百块积蓄嫁给了他。扎多终于在母亲去世十六年后，有了一个家。

这个小家很快成为治多县的智囊中心，扎多的几个朋友：气象局狂放不羁的文扎、治多中学稳重内向的副校长扎西以及一位年轻的气象局长，时常聚在这里，慷慨陈词，决心要唤醒被世界遗忘的治多。

治多县在青藏高原的正中心，属于康巴藏区。藏区按方言分为三大区域：卫藏、康区和安多。卫藏指现今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，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和四川、云南、青海的大部分藏区，而青海东北部的小部分藏区、甘肃甘南州和四川北部的阿坝州则为安多。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，治多县是卫藏和康区的过渡带，从生产方式来讲，治多处在藏区游牧文化的中心地带，几乎没有过人类科学文明的介入，别说拉萨那样的城市文明，就是农业文明也被阻挡在高原之下。

扎多和朋友们要从教育入手，改变家乡。他们在扎多的小屋里深谈，在博雷煮的奶茶香中，一个重大决定做出来——他们发誓放弃高收入，当中学老师。

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治多最耀眼的读书明星，教育局长很激动，很快安排他们试讲课。扎多彻夜难眠，精心准备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试讲那一天，他面对黑压压的教师、官员和学生，汗水涔涔而下，但热情将诗句燃出火花：“这是勇敢的海燕，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，高傲地飞翔；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

激昂的诗句表达了扎多沸腾的心，他如愿成了“扎多老师”。气象局的文扎也破釜沉舟进了中学，与扎多和副校长扎西凑在一起，一时间兵强马壮。他们鼓动学校成立了校委会，重大事项由校委会民主决定，而非校长一人说了算，扎多成了校委会成员。他们又要改革，那时“承包”最流行，扎多与文扎想承包一个班，所有课程由他们两人完成，所有的指标完成时，比如有多少学生考上高中，不需要奖励，完不成任务则扣工资。扎西支持他们，校长也同意了。

三人准备大展宏图时，校长忽然变卦，说社会压力太大，教育局不

同意，他决定取消这一改革。

“你的决定？”愤怒的扎多喊，“最高权力在校委会。”这个一直呼喊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”的年轻人，还没学会妥协，也无法体谅校长的苦衷。“如果不改革，我们就走！”扎多、文扎和扎西气冲冲地对校长说。在他们心里，只有勇往直前，没有迂回退让。

扎多满心希望校长挽留他们，但校长眼睛看着别处，没有说话。

三个狂怒的年轻人无台阶可下，气呼呼走出学校，但自己知道步子有多么虚浮：自绝了退路，哪里可以安身？

索南达杰

1992年7月的一天，博雷到街上买菜，她要好好给扎多做点菜吃，丈夫现在“落难”呢，憋在家里不出门，前途迷茫。

像很多藏族妇女一样，她戴一个白色口罩，以抵挡高原上热情的阳光和冷峻的风。治多县城只有一条街道，治多中学、县委县政府、供销社和银行一字排开，就是这里的全部大机关，十分钟可以从县城的这头走到那头。黄黄的房墙和院墙，使县城从绿绿的草原上凸显出来。在这个典型的牧区，城镇是新鲜玩意儿，这条街道的历史也不过四十年。1953年治多县成立，秋吉活佛提议将县城建在这个叫嘉仁格巴的地方，“嘉仁格巴”意为“吉祥福聚的家园”。

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盆子，四周高山连绵，围住平铺的草原，而县城像一粒青稞洒在巨盆的中央。博雷如果往北望去，可看到嘉杰博洛格山脚有一座红色土丘，名为“嘉洛红宫”，在《格萨尔王传》中，格萨尔王妃珠牡出生在这座宫殿里。

在《格萨尔王传》里，这里是“十全宝地”，可惜如此宝地却种不出大白菜。即使到十几年后的2006年，菜店也只有两三家，珠宝一样摆放着从一千公里外的西宁拉来的菜蔬。路上颠簸了几天，菜蔬无精打采，像是患了高原反应症。

博雷走过农业银行，看一张红纸贴在墙上，有人围观，她上前一

看，原来是县委的汉文通知：“为开发可可西里，造福治多人民，治多县委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，县委副书记杰桑·索南达杰同志兼任西部工委书记，现招聘工作人员。有意者到县委报名。”

菜也不买了，博雷急忙忙回家告诉丈夫。扎多眼前一亮，索南达杰？那是他的村人，他的老师。可可西里？无人区？管他呢，现在走投无路，去哪儿都行。

扎多与文扎、扎西来到县委见索南达杰。这个三十八岁的新任县委副书记对三位年轻教师非常客气，尽管他们曾是他的门生。“请坐请坐。”他热情地招呼。

“我们想跟你走。”扎多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你们有那么好的工作。”索南达杰问。

三人讲述学校的遭遇，骂那校长胆小无能，出尔反尔。扎多与文扎口才好，说起来口若悬河。索南达杰的脸色渐渐沉下来，扎多以为索南达杰为他们义愤填膺，于是滔滔不绝，继续斥责：“我们和他势不两立。”

不等他讲完，索南达杰变了脸，手指伸出，指着三人大骂：“没出息！凭这些话，我不要你们。好像都是别人的错，还背地里说人坏话。”

三人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索南达杰顿了顿，语气和缓一点说：“可可西里是无人区，到那里比索加牧民的生活还要艰苦，而且有生命危险。我为什么要贴海报呢？其实县委可以点名要人，但那里太苦了，我要拉人走，他和家里人会怪我，所以希望大家自愿。你们要充分考虑一下。”

扎多愣在那里，惴惴不安揣测他的意思，被他臭骂了一顿，好像没希望了，但又说“考虑一下”，难道还有余地？

索南达杰说：“西部工委最需要三种人：一是好司机，因为动不动就在无人区行驶上千公里，汽车坏了修不起来，我们就死路一条。我看中了一个司机，但他家里不同意，我也不好强求；二是医生，在可可西里能救命；第三种是有才的，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能帮我写写材料。但对治多人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医生和老师，我把最好的医生拉过去，